

烈火焚情

原著者 约色芬·哈特

编译者 王海彦

海天出版社

(中国·深圳)

责任编辑:柯继步

装帧设计:龙舟

责任技编:王颖

书 名 烈火焚情

原 著 者 约色芬·哈特

编 译 者 王海彦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
地址:深圳市彩田路海天综合大厦

邮编:518026

印 刷 者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 7

字 数 160(千)字

版 次 1997年2月第一版

印 次 1997年2月第一次

印 数 1—3000册

ISBN 7-80615-465-5/I·119

定 价 12.80元

第一章

在灵魂深处，总有一处隐藏的景致，是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的。

那些有幸能寻见的人，他们的一生就像溪水流过石子，流过旅程，找到了归依。

有的人，在自己的出生地找到了它，有的人却得离乡背井，历经煎熬，最后才在一片荒漠里重获新生。也有的人出生于山峦起伏的乡间，却只能安于忙乱而紧张的孤寂都市中。

对有些人来说，这样的追寻，是为了铭记某人，像是：祖父、母亲、孩子、兄弟，或是恋人、丈夫、妻子，或甚至于敌人。

我们的一生，也许幸福或者不幸，也许成功或者一事无成，也许得其所爱或者情场失意，也许从未忍受过因认清自己所带来的震撼与痛苦，也许从未感受过因发掘出灵魂深处的意志力

所带来的激动，然后就这么走到了人生终点。

我曾经看过许多垂死之人，他们对家人的哀恸似乎颇觉纳闷——只因为他们即将离开这个他们不视为“家”的世界。

我看过一些人，为兄弟的死哭得比死了自己的孩子还更伤心，因为这些人的生命已与他们兄弟的存在密不可分。身为一名医生，我看尽了人生的不同经历，看过天真烂漫的小女孩转眼成为新娘，然后就当了母亲。

而在我自己的生命中，我走过很长的路，得到亲爱而稀珍的伴侣：妻子、儿子、女儿。然而就像一个真正的伪君子，我不露痕迹地磨平了生命中粗糙的棱角，隐藏了笨拙与痛苦，努力成为我所爱的人之期待于我的样子——好丈夫、好父亲、好儿子。

若我在五十岁时，以医生和有名望的政治家身份去世，即使不能光宗耀祖，也算是一个有贡献的人。而我的妻子殷格莉、儿子马丁、女儿莎莉，也会继续深爱我。

那些活得比我更久的人会来参加我的葬礼，他们会在葬礼上为我致词追悼。由于他们的出席，再加上那些深爱着我的人，会使我的告别式备极哀荣。他们的眼泪将是我曾经存在过的一个明证。

我会拥有一个高水准的葬礼，会比大部分人拥有更多的祝福。他们会认为，我才五十岁便走完人生旅程是件天大的憾事，若我能继续这段旅程，势必会拥有更高的荣誉和成就。

然而，我并未在五十岁时死去。如今凡是认识我的人，大多都认为这才是真正令人遗憾的悲剧。

第二章

他们说，今天的我们是童年造就而成的；又说，成长的初期阶段会影响长大后的一切发展，难道只是一段快乐的童年就能决定长大后的顺遂生活吗？灵魂的平静真那么容易获得？是什么样的原因造就成一个快乐的童年？是父母亲的和谐？良好的健康？还是安全感？有没有可能，一个快乐的童年会是未来岁月的一种最糟糕的准备过程？就如单纯的成长背景造就出一头温驯的羔羊，却要面对未来生命中残酷的现实世界。

我的童年、青春期，以及青年期，一直受着父亲的支配。

父亲所秉持的基本信念就是意志——全部的意志力。

我常常听到他说：“意志力是人类最大的资产，是人生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，大部分的人却都不懂得善加利用。”

这种主宰他人生的坚定信念，再加上蕴含着此种意志力的魁梧身材，使得他成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强人。

他的名字是汤姆，在他逝世多年后的今天，只要遇见有相同名字的人，我仍然会不自觉地联想到他那种性格所独具的力量。

我父亲从祖父留下的那间小杂货店起家，建立了多家连锁零售店，成为一个有钱人。我知道，无论他投身何种行业都会成功，因为他会运用所有的意志力追求目标，不达目的绝不罢手。

他不但将他的意志力施展在他的事业上，也用在妻子、儿子的身上。他的第一个人生目标就是赢得我母亲，且绝不容她的生活方式干扰到他的人生目标。

他以全然的奉献来赢取她的芳心，在相识六个月后便娶了她。直到今天，他们之间为何彼此吸引，对我来说仍是个谜。在我看来，我母亲并不美。有一次我无意间听到有人形容她以前是个活泼的女郎，或许这就是她吸引父亲之处。然而，从我对她温文举止的印象中，实在找不出一丝活泼的痕迹。年轻时，她常作画，童年家里的墙壁上装饰着好些她的水彩画。但后来她突然不画了，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。毫无疑问地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牵绊，那种牵绊至今仍令我困惑不已。

我是家里的独子，我出生以后他们便分房了，或许是我的出生造成的后遗症。但不论是什么原因，我父亲有他的房间，我母亲也有自己的房间，他们是分开睡的。这样一个年轻的男人如何过他的性生活？然而，我从未听说过父亲有任何丑闻，或许他们分房并不是为了完全禁欲，而是为了避孕而减少房事的次数罢了。

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，似乎被一层迷雾遮蔽了。总是

被父亲那种无休无止的力量左右着。“下定决心，然后全力以赴。”我父亲总是这样说——不论是对我的考试、赛跑成绩（我唯一有好表现的运动项目），或甚至我的钢琴课，他总是觉得丢脸。

“下定决心，然后全力以赴。”

但人生中确实有些不确定的事，也有一些失败。我父亲曾否想过，别人也有与他的意见相抵触的意志？或许他从来没有想到过。并非他残酷无情，只不过他太自以为是，总觉得别人得追随他的想法，才能得到最大利益。

第三章

“这么说，你已经下定决心要当医生？”十八岁那年，我决定习医时，父亲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很好，那么就坚持到底，这条路不好走，你能坚持到底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要你追随我，我一直告诉你：‘下定决心，然后全力以赴。’”

“是的。”

虽然是在走自己的路，但我仍觉得多少有些是在顺应他的目标，这就是与性格深具影响力的人共同生活的结果，尽管我们极力想摆脱，却仍会受到这种性格的影响。

“哇，太好了，”我母亲说，“你确定这是你想要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们两人都没有问我为什么，就算问了，我也可能没有答案。那只是一个初萌芽的模糊感觉，倘若遭到反对与阻碍，我便会找出一个明确的理由，并且对自己的抉择义无反顾，或许那种热情只有在逆境中才会出现。

十八岁时，我进入剑桥大学，开始习医，虽然我学的是人体的种种病理，以及舒缓疾病的方法，但这并没有拉近我和父亲的距离。倘若我学的是经济，似乎也不能更关心他、更爱他。在我所选择的生涯中，我感到似乎失落了什么，但我仍然取得资格，并决心要成为一名药理学家。

“为什么不做点别的？”我父亲说，“譬如成为一名顾问。”

“不。”

“实在无法想像你成为药理学家样子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好吧，我看你是已经下定决心了。”

我进入圣约翰伍德医院服务，然后买了一幢平房，生活开始步入轨道。自由意志带我至此，不再有父母的压力、可怕的学院竞争了。我曾下定决心，而且我也做到了。

“殷格莉是个美女，”我父亲说，“也很有个性，那女孩有强烈的意志力。”他继续表示赞赏。“你是不是也下决心要娶她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很好，很好，婚姻是件好事……”他顿了一下：“对灵魂是件好事。”

我所有的雄心大志都已实现，而且全是我自己的选择。这种人生的确是幸福的，也的确够完美了，但问题是：这是谁的人生？

第四章

我的妻子很美，这是我亲眼可见证的，而且凡是看过她的人也都这样认为。

她的美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均衡之美，眼睛、皮肤、头发，有着完美的组合。她简直十全十美，早在我遇见她以前，她就是十全十美的。我所能给她的生活远景便是将我的生命奉献给她，这是我乐意之至的。

初识她时，她二十岁。我们是在朋友家里，借着传统的介绍方式认识的。她具有雍容沉着的无限魅力，令我如沐春风。殷格莉先是让我倾心，继而又让我献上爱情，就像奉上一份珍贵的礼物，但我认为这是值得的。

曾经害怕爱情、害怕狂热的我，终于被她融解了。我容许自己去爱，也相信会获得爱的回报。

我向她坦露自己的一切，而她在各方面也正如我想像的一

样美好。她的身体温暖而美丽；虽然她从未主动接近过我，但也不曾避开我。

婚姻并非像我们有时候所说的，是一场充满变数的赌博，其实在这场赌博的过程中，我们多多少少还是能掌握一点控制权的。我们在选择配偶时，即使是带着浪漫色彩，但多半仍是理智的，毕竟，有谁会不尽力地维护自己的声誉。我和殷格莉的婚姻生活，可以说全都是按部就班的。

不，只有孩子才是一场大赌博。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我们的无力感便与日俱增，在我们用尽一切努力之后，他们仍不会成为我们一心想塑造的理想，他们终究是他们自己而已。他们从出生起，就变成了我们的生活重心，也成了我们危险的刀口。

对于他们的健康、偶拾的好运，我们往往视之为我们养育和照顾的自然结果。要是他们生了什么重病，家里的快乐气氛也会跟着消失，然后我们会有好几年都忘不了当时那种恐惧——深怕他们会就这样离开我们。我们对孩子那种毫无保留的热情，就相当于许多人一生中最伟大的爱情。但孩子在我们身边的这段短暂的时期，却很少向我们披露他们自己。我们可以选择罗曼蒂克的爱情对象，但对儿女却别无选择。

马丁的出生并不是什么地动山摇的大事，他就这么来到了人间，几乎一如我们所期待的，一个可爱而完美的儿子。莎莉于两年后出生，至此我们的家庭可说是十全十美了。

当我三十几岁时，我已拥有了两个孩子，每当我看着他们时，总感到说不出的感恩和爱意，但也有些许迷惘，这就是生命的重心吗？一个女人、两个孩子、一个家。我仿佛是站在一

个高地上，无比的安全。

我们拥有那些从不识愁滋味的人所拥有的那种安宁与幸福，我们暗自庆幸这个家有令人钦羡的和平，虽然这得归功于我们的高尚品行。或许我们已经学到了，生命就是好好规划自己的利益，这需要才智和决断力；生命就像是一个系统、一个公式，或是一场诡谲多变的骗局。

或许人生充满了平缓与强烈的节奏，但我们却将我们的人生转变成了和谐美丽的乐音，于是我的人生就像一片怡人的风景，树木苍翠，草地丰美，湖水平静。

有时候，我盯着沉睡中的妻子，我知道，就算把她叫醒，我也没有什么好对她说的。我还有什么问题可叫她回答的？我的答案全都在这儿，在走廊上，在马丁、莎莉的房间里，我怎么还会有质疑呢？我哪还有权利质疑？

时间驰骋奔跃过我的一生——如一匹冠军赛马，而我甚至于不需要缰绳就能驾驭它。

当我们为那些年纪轻轻即逝去的人哀悼时，我们以为是为了他们失去的欢愉而哀泣，却不知道那些年轻人其实已尝到了他们热切渴望的欢乐，而那种欢乐是我穷尽毕生之力都无法寻得的，我相信那些年轻的灵魂已脱去躯壳的束缚，自由自在地飞扬，且已找到了我们一直在追寻的欢愉。

我们常说生命充满甘甜，并且能深深满足我们，但我们之所以会这么说，只因我们一直浑浑噩噩地虚度生命，我们任时间不断地从我们身上流逝，就像一座瀑布，并深信它永远不会有枯竭的一天。然而，我们以及这世上所有人所活过的每一个日子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都是不能挽回的。

但那些早逝的年轻人，却无法再过这种独一无二的日子，要是他们还在，他们会有多美好的前途呀！然而一生的岁月流尽之后，到头来其实生命终究还是一场空。

但我自己的人生又是如何呢？是否有任何东西能将一个男人的年岁点缀得更更有意义？我所见证的那些死亡呢？死亡是缓和痛苦的有效方法吗？身为一名医生，我往往是垂死之人所看见的最后一个人。我的眼神是否仁慈？我是否显露出害怕？我相信，我在这世上是有作用的。但那些人生中的小插曲有何意义？我只不过在花时间应付那些恐惧与苦闷吗？

然而时间又流向何处？只是消失在洪流里吗？我为什么是个医生？我为什么要看护病人？若没有爱，我的看护就算再细心又有什么意义？

那些幸运的人应该躲起来；他们应该感恩；他们应该祈求那种不测的恶运不要降临到他们身上；他们应该逃跑，以保护他们拥有的一切；当不幸降临到他们的街坊邻居家里时，他们应该深表同情，但是别太大声，而且还得保持安全距离。

第五章

殷格莉的父亲是一位保守党国会议员，他出生在一个小康的中等家庭。经由明智的投资，现在，他变成了一个有钱人。虽然我父亲拥有一般人难以想像的财富，但爱德华·汤普森却更为富有。

他相信人类的基本本能就是贪婪；能赢得大选的政党就是保证能提供最大利益给大众——而非国家——的政党。

“这正是工党犯大错之处。不错，他们知道关键还是在于经济问题，但是他们所提供的那套经济政策却是一项计划长远的浩大工程，而且人民也不当一回事。事实上，大多数人，只要让他们过好日子，他们便会投票给你，就这么简单。”

殷格莉微笑着听她父亲说这番话，并温和而幽默地反驳。但实际上，他可能真说对了。每一次他重回选战，仍会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。

我发现，要与殷格莉的父亲和平相处似乎越来越难了。多年来，我只是把疑问放在心里，不曾提出，但随着时日，我变得缺乏耐性，我开始跟他争论得愈来愈激烈。然而叫我吃惊的是，他居然乐此不疲；每当他引发一次争论时，脸上总有愉快的神色。他的雄辩技巧远超过我所能想像的，每次他把我逼到死角时，总会发出震耳的胜利笑声。

我想，或许我与生俱来就是个较温和的角色。我厌恶社会主义，在我看来，那似乎只是左派分子所采取的过分单纯化的解决方式。我憎恶缺乏自由，而那正是左派人士日益坚持的。

我能接受保守党的基本哲理，但对其全然致力于个人财富的追求这方面，我无法苟同。虽然我是个好质疑、好挑剔，且心怀不满的保守党员，但内心深处，我仍是个不折不扣的保守党员。

固然在医学界，我算是个成功的人，但学医并不是从政的最佳训练，在许多次的辩论中，这点更是显而易见，令我苦恼不已。

“何不考虑进入国会？党内可容得下像你这样的小伙子。”

一天晚上，我的岳父在他所属的俱乐部里请客，在席间谈话中，他投下这样一颗炸弹。

“对，对！你是个医生，你代表同情与廉正，可以让党内那些贪婪的小子学着品行端正一点，学着收敛一点。我喜欢这个主意，这对党有好处，对你也有好处，你将会有远大的前程。当然，我一开始并不这样想，请恕我直言，以前你说话总是不清楚，但经过磨练后你已经不一样了。生活中总有一些不知不觉的磨练，我以前也看过一些默默无闻的小伙子，突然之间大放

异彩。当然你也会看见，有些人在二十几岁时是个雄辩家，到了四十几岁时却江郎才尽。是的，我看过这种事，身为国会议员，二十八年来，我看遍了所有的事。”

殷格莉微笑着。事后我想，其实他们早有预谋，但我仍觉得受宠若惊。我自大地相信，我或许能稍为软化爱德华·汤普森一向所秉持的保守主义，进而有我自己的一番贡献。那天晚上，我对自己的疑虑一扫而空，我为那个主意感到高兴，也为自己感到骄傲。

多年来，我小心地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，以避免受我父亲的操纵。现在，承蒙岳父的抬举，我发现自己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生命阶段。

那天晚上，殷格莉和我兴奋地谈着，那种热烈的气氛是我们婚姻生活中仅见的，她十分激动。我想，她对她的父亲必定一直存着英雄式的崇拜，现在，想到我就要追随他的职志，令她感到热血沸腾。

我们一致同意以安全席次为目标。在我们所住的这一选区正好有一个空缺，而医生的身份，正是对我最有利的影响。虽然我的对手是当地一位年纪较长的精明商人，但党方面显然属意一个“能照顾选民”的专业人才。很快地，我被提名为保守党候选人。到了国会补选之日，他们觉得他们的决定是明智的，因为我以压倒性的票数选为议员。殷格莉非常满意，她那种激动高昂的情绪也恢复了原有的平静温和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恢复常态。她觉得心满意足了，我们也重拾日常生活中那种特有的宁静。

好几年以后，我常常会想，在那个决定我命运的晚宴之前，

殷格莉和她的父亲已讨论过多少次了？他们是否发现了我是多么容易受操纵？还是我对他们从不设防，只因为我自认为是个无名小卒，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？

四十五岁的我，有个聪明美丽的妻子、在牛津大学的儿子、在公立学校的女儿，我的父亲是个有名望的商人，我的岳父是个效忠于党的政治领袖，因此我成了大众传播媒体最爱捕捉的对象。

我的相貌不差，虽然还不够俊美得足以配得上我所代表的好形象，像是一些表面上的声誉，但在电视上还算相当讨好。电视——一个新的辩论竞技场，在那里，那些投入政治殊死战的人，并非向看台上的君王致意，乃是向那些即将被他们出卖的民众致意。这使得民众产生一种权力幻想，而此种幻想遮掩了一个事实：无论战斗看来多么精彩激烈，政客永远是赢家。在民主政治中，有的政客，在某些方面永远是赢家。

而我决意要成为一个不败的政客，我有一副强而有力的甲冑。我当选了，并且我也竭尽一切努力，顺利地爬上更高的阶层。我强烈地相信我的政治主张，一如相信我的医理一样，而这种努力并不需要我付出任何代价。时间，对于一个从未真正感觉其存在的人而言，并不算是重大的牺牲。付出值得付出的努力，或者耗损一个中年男人的精力与健康，都算不上是重大的牺牲。

在政界，我就像在执行忙碌的外科手术时一样，对相同的旧价值观奉行不悖——诚实，极力保持廉正，全然不在意个人的权势，并且对成功充满把握。

我极力避免一般人在国会生涯中所秉持的那种基本观念